

金刚鹦鹉

□秋凡

走在马路上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她毫不起眼。下班后，去菜市场买菜路过红绿灯，她总是第一个冲向斑马线。她没有念过多少书，语速很快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像放鞭炮似的说个不停；干起活来，手脚同语速一样干脆利落。

放在男人堆里，她就是个特别的存在。他们喜欢同她搭伙干活，或刻意地与她肢体亲密接触，或用笨段子调侃她，或肉麻地唤她名字“春燕——燕儿”，她厉声一句，“噤！有本事来真格的”，很快一个个都胆怯地“败下阵来”。随后在分工合作中，他们老想仗着男人体力的优势，给她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给拆迁的房子卸顶时，工人大多都是高空作业的高手，他们早已娴熟地掌握了传、送、抛、接等整套流水动作，但对于女人来说还是有些难度。男人手腕粗壮有力，负责高空抛琉璃瓦、楼下接瓦，女人则被安排当传手。一片二手的玫瑰红琉璃瓦，大概有六斤，正常情况下，一个人一次只能拿两片，也有厉害的，可以拿起三片。

屋顶上的玫瑰红琉璃瓦经风吹日晒后，颜色不再光亮如新，风雨逗留的痕迹赫然在目。经工人粗糙的手一番忙活，陈年的玫瑰红被平铺着，码放着，它们又有了新去处。

被几个男人催促着，春燕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，把自己不断地投喂给一团沉沉的红色。男人们戏谑她是女流之辈，只能在口舌上逞强。春燕不服气，手里的琉璃瓦由两片变成了三片，那只缺了手掌的左手也越发感觉吃力。老武心疼地说道，没脑子，跟他们斗啥子嘛！

男人们也被春燕虎虎的气质唬住了，对老武哈哈笑道，你这辈子享福，讨了个既年轻又能干的婆娘！老武嘿嘿笑着，到家后，自觉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。

老武干家务活的时候，春燕也没闲着，忙着绣袜垫、钩织拖鞋，她生命的舞曲永远保持着热情的活力。有次我路过春燕家门口，见她正埋头绣袜垫，袜垫上栩栩如生的“鹦鹉”，从她耷拉下来的头发缝隙里飞入我眼，惹得我好生羡慕。一只被繁重粗活磨砺出老茧的手，一只没了手掌的残肢，居然能做出这样精细的针线活。对比之下，我真像个废物。

这只鹦鹉绣得好漂亮，我称赞道。她说，是金刚鹦鹉，上次带女儿去野生动物园曾见过，它的嘴壳子很厉害，像镰刀。

你的嘴壳子也很厉害，不过这双巧手更厉

害，我说。

听见我夸她心灵手巧，她朗声笑道，我送你一双，绣得不好，你别嫌弃！

我笑着婉拒。春燕从针线筐里挑出一双绣有“幸福”字样的鞋垫，对我说，祝你幸福。

我听了有些感动，便收下了这份祝福，对春燕也多了一丝信任。

挖机将需要快速拆除的房屋推倒后，工地上又有活路了。天刚微微亮，春燕就跟着老武一块去工地了。清晨，旭日东升，阳光洒在凌乱的工地上，到处是拆迁后堆满一地的建筑垃圾。就在这堆满建筑垃圾的小山上，传来一声声有节奏的敲击声，还有春燕响亮的说话声。工人们利用各种工具，或是一把钢钎，或是一把锤子，一下一下地，将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敲打出来，然后把露出的钢筋捆走，成堆地码放着。日暮时分，晚霞在天空徐徐升起，宛若天神的羽翼拂过这片“灰色森林”，工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了。

我也开始上班了。春燕拖着一板车废旧钢筋，到我这里过秤。

老板娘，又要辛苦你给我们称一下。春燕满身是灰，嘴里说出的话却是蜜一样的甜。

称好了，拉走吧。见她一脸的真诚和热情，我不疑有诈，没有仔细检查，就把分量称得足足的。

他们前脚走，老公后脚到。他去堆场转了一圈，回来气呼呼地说，你没看一眼，钢筋里面这么多的混凝土？

听到老公的责备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取。之后，我再也不愿跟这帮人亲近了。即便不得不打交道，也是冷着脸，有一说一地论事。

他们下班，我上班。“斗智斗勇”的游戏又开始了。

春燕狡黠地笑着说，你不干劳力活，不晓得我们打榔头的苦，累死人啊！她一句接着一句，像连珠炮似的噼里啪啦说个不停。

我说不过她，讪笑着让老武把废旧钢筋上的水泥敲干净了，我再来过秤。春燕似乎拿捏了我心软的毛病，别有深意地觑了老武一眼。老武立即心领神会地潦草处理了一下，又将那捆钢筋废铁放上台秤。

我蹙眉道，你们这样搞下去，我们一分钱也赚不到。

春燕扯着大嗓门，伸出那只没有手掌的手，佯装可怜地说，我挣点辛苦钱，好造孽嘛！

旁边一群人跟着起哄，说我十指不沾阳春

水，不知他们的辛酸苦辣。我红着脸，忍不住跟他们争辩起来。

见我做事优柔寡断的样子，老公很恼火，说以后过秤这事他来做。自那以后，我在办公室记账，时常听见春燕跟老公大声争吵：“老鼠牙细，抵得出屁。”我在里屋，听得有点厌烦，又有点想笑，庆幸自己躲了个耳根清静。

晚上吃饭时，老公喝着酒，笑话一般地讲起春燕的过去。

春燕原是偏远山村的穷苦女孩，在她十三岁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，左手手掌被绞断了。父母无力医治，经人介绍，就把春燕许配给了深山外的老武，条件是好好医治她。老武和我老公是同村人，家境并不富裕，且比春燕大十二岁。因为医治不及时，县里医疗条件又有限，春燕的左手算是废了。

老公那时还在读中专，有天放学回家，看见老武满屋子追赶春燕。春燕一边跑跳，一边哭喊，我妈说了的，我还要长两年。等老公中专毕业参加三四年工作后回到老家，春燕已随老武外出打工，她的两个女儿也有两三岁了，由老武的母亲照看。后来三峡移民外迁，老武一家被安置到了湖北。多年以后，老武到上海某拆迁工地上找活路时，碰见了我老公，便带着春燕一起投奔了过来。这几年，春燕和老武在工地上拼命干活，努力挣钱，一是因为家中孩子上学要用钱，二是想在湖北那边盖个三层两开间的农村别墅房。

听到这里，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只受伤的小鸟被路人捡到，那人见小家伙长得好小好漂亮，就赶紧找了个盒子把它装起来，放了点小米和水，让它休息一会儿，待精神好了，能蹦跶了，就想着让它尽快下蛋。那只小鸟被人盘活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就变成了一只百毒不侵的金刚鹦鹉。

我因为例假迟迟未来，去医院检查，被告知已妊娠一个多月。走出医院大门口，我碰见了春燕和老武两口子。一问，春燕也怀孕了，比我还早一个月。老武乐呵呵地说，这是观音送子来了。他看着报告单，眼角的褶子叠在一起，怎么也舒展不开。

孕期，我因为嗜睡，人软得像只猫。春燕倒跟没事人一样，照旧上班干活，只是不再高空作业。地面上修二手砖头，她还是一把好手。她身体里永远有一种钢筋一样坚硬的东西，支撑着她粗枝大叶地活着。这时老武已回湖北盖房子，让春燕生产前几天给他打电话，他马上就回

来。

孕后期，我感觉肚子越来越重，人也很疲劳，不想动。春燕劝我，要像她一样，“舍得”迈开腿运动起来，才生得快。眼看春燕的肚子一天天大了，工人们都替她着急，哄笑道，还不给老武打电话。

春燕粗门大嗓地说，慌啥子，预产期还有半个月呢，再说他回来有什么用。话虽这样说，她还是偷偷做好了产前准备。我看见她去小市场上买了产妇要用的洗漱用品，还有几套新生婴儿的衣物。在一个晴天，她将它们洗好、叠好，装进“待产包”里，脸上挂着云淡风轻的微笑，一改平日在工地上的沧桑模样。

突然有天早晨，我发现春燕家的门紧闭着，门口的电瓶车也不见了。我给春燕打电话，问她在哪里？她说在医院，孩子出生了，七斤八两，母子平安。头天夜里两点多，她突感阵痛，赶紧拿了“待产包”，骑着电瓶车就去了医院。

我说，你挺着大肚子骑电瓶车，太危险了，为什么不叫我们帮忙？她朗声说，多大点事啊，我才没那么娇气！再说半夜三更的，恁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

中午，我熬了一锅浓浓的鱼汤，带去医院探望春燕。她对我的到来表示感谢，说我挺着大肚子还来医院看望她，太辛苦了，让我以后不用去了，老武已经在赶回上海的火车上了。她眼里没有一丝倦意，长满妊娠斑的脸上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喜悦。

我笑着回应她，好“霸气”的宝宝，这小子将来必有大成。

春燕温柔地看了一眼熟睡的宝宝，笑着说，看样子，我这辈子有抡不完的榔头，甩不完的劲儿了。

待她喝完鱼汤，我收拾保温饭盒时，无意中瞥见床头储物柜上的身份证，吃惊道，居然跟我同年同月出生，你大女儿都十二岁了！她强颜欢笑道，同年同月不同命啊，我看上去是不是比你老很多？

我讪笑道，看上去也差不多！你像只金刚鹦鹉，拥有惊人的啄功！她嘴角上扬，若有所思地说，我是金剛……不是鹦鹉……

走出医院，轻微的风声细腻而柔和，仿佛有人在我耳畔低语。我望着高远的天空，想起春燕适才说的话，好想从天上扯一缕云下来，捻成画笔，画一画春燕十二三岁的模样，那就是一只美丽的鹦鹉啊！



归

唐朝贵 摄

山里人的花花世界

□朱孝才

山里人生活简单、憨实，也贫寒。但他们爱花，大红大紫大艳大俗的花，最是他们所爱。

土地珍贵，山里人的花大都种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的坎坝、石缝、沟槽间，不占地不费事，随便挖个坑刨个沟种下就成了。很少有人把花种在熟田熟地，养在花盆阶檐下细心莳弄。

山里人口中，每一种花都有小名，就像他们日常叫人总喜欢叫小名一样。至于花的学名，或许他们懒得叫，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晓得。

最常见的是凤仙、紫茉莉和鸡冠花，山里人管它们叫指壳花、粉籽花和鸡脑壳。几种花都是靠种子传播多年生的花卉，繁殖快生命力强，花开繁茂几月不败。指壳花，鸡脑壳有驱蛇驱蜈蚣蚂蚁的功效，山里女孩儿还可以用它们的花瓣染指甲。有民俗专家考证，三样花都多籽多粒，和石榴葵花一样寓意多子多福。可我

问山里人有没有这层意思，他们却都一头雾水不知所云。

且不说专家的考证，单就多籽多粒来说，山里人喜欢的蜀葵就远在凤仙、紫茉莉和鸡冠花之上。

山里人管蜀葵叫芙蓉花，这和木本的芙蓉是八竿子打不着。和凤仙、紫茉莉、鸡冠花相比，芙蓉花枝高叶厚，还必得成行成排地栽种才漂亮，倘是一苑一株孤零零地长着就不好看了。这样的栽种实在有些轻奢，因为芙蓉会遮挡阳光扯了肥水，一般人家是不会这么浪费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看见哪家哪户有芙蓉花，不消说，他家的生活必定要宽裕一些。芙蓉花和指壳花、粉籽花、鸡脑壳在同一个时节开放，但它会像芝麻一样一节一节边开边长，从一尺多长到一人多高。它的花蕊也不像指壳花、粉籽花

那般小巧，一旦开放必定是大朵大团豪放张扬，金色的花蕊甜甜的、香香的。这时候，蚂蚁、瓢虫会爬到花瓣间觅食，黄蜂、蜜蜂会飞到花蕊间采蜜裹粉，粉蝶色蛱会叮在花蕾上晒翅膀，花翅膀的豆娘蜻蜓会停在叶梢歇脚。如果你足够痴迷，尽可站在花林下仰望这些小生命忙忙碌碌。这时候你会感觉日子好长好慢也好美，像芙蓉这般，一朵一朵节节开放，悠长而幸福。

指壳、粉籽、鸡脑壳和芙蓉花竞相绽放的时候，山里正是万紫千红的花开时节。在这花的海洋里，它们虽然大红大紫，却没有特别的傲人之处，顶多只是山里人劳作之余的一点点缀一抹亮色。

真正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苕花。它有着指壳、粉籽、鸡脑壳和芙蓉花同样的艳俗，但在万木萧疏百花凋零的时节开放，就有了惊艳的感

觉。

苕花其实就是大丽菊，大概是它的根茎像红苕，山里人就管它叫苕花了。“苕”在我们这地方，也有俗的意思。苕花红艳喜庆，火辣恣肆，也不择阳坡阴坡。它在深秋绽放，从蚕豆大小的花苞到拳头大的花瓣完全打开，也就三五天时间，但一瓣花却可以盛放半月有余方才凋谢，一季花不开个三五月不得罢休，让那些傲霜的菊花、蜡梅相形失色。

山里人的花花世界就是这样，浓墨重彩火辣亮眼，很像他们年年岁岁贴于门框窗棂明亮厅的那些艳俗的春联、年画、门神和窗花，还有那些大红大绿大花大叶的被褥家什杯盘碗盏。它们出现在单调艰涩的农人生活中时，我们这些置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里人，是不好意思嘲笑山里人的土气和俗气的。

麻雀

□唐雅冰

冬至一过，人家窗户上的香肠、腊肉便多了起来，一串又一串，一块又一块，肥的、瘦的，咸的、甜的，招招摇摇，年味十足。麻雀又开始群体作案，叽叽喳喳呼朋引伴，瞅准那挂得热热闹闹的窗户精准行动。

“呼”，十几双翅膀同时张开，从小区浓密的黄葛树上起飞，似子弹，呼啦啦直接射向敞开的窗户。天空中一道剪影掠过，窗户上便停下了十几只身披灰褐色并点缀着丝丝斑纹羽衣的麻雀。它们瞪着小眼睛警觉地朝四周迅速扫一眼，警报解除，立即低下头，坚硬的喙朝着白晃晃的肥肉一下又一下欢快地啄下去。一阵高强度“劳动”，腊肉顶端的肥肉留下星星点点密集的小孔，香肠露出肥肉处的肠衣也被啄破，肥肉入了鸟腹，瘦肉变得狰狞。吃饱了，这些家伙还不忘拉下一泡稀屎，心满意足地一扑棱翅膀，钻入树丛，只留下一串心满意足的鸣叫。

与麻雀的恩怨怨要追溯到儿时。那时候粮食金贵，每到丰收季，稻麦从地里收割回家，肯定少不了晾晒那非常关键的一环。大人把晒席往晒坝里一铺，将粮食往上一倒，用竹耙细细推匀，然后反复交代家中小孩：“看好了，别让鸡鸭和鸟雀糟蹋了，守不好就用响篙打屁股。”所谓响篙，就是一根一头完整、另一头已经被敲得很破的竹篙，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竹篙敲击地面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而得名吧。领到任务的孩子寻一靠近晒席的阴凉处，就地划个裤裆棋盘，左右手分角色对弈，并不时抬头观察动静。作为农家娃的我，自然逃不过看守粮食这一关。鸡鸭先天就不是做贼的料，把偷食做得明目张胆，大摇大摆地一面叫着一面朝晒席靠近。我岂能让它们得逞，拿起响篙一面拍打地面一面虚张声势地吼叫着把它们赶进竹林。满腹诗书的爷爷爷见了，给我出一上联：“鸡饥盗粮童童打”，我放弃下棋，绞尽脑汁思考，也没有想出答案，还是他一面讲故事一面分析字意及对仗，让我记住了“鼠暑梁凉客咳惊”。

最令人头疼的是麻雀，它们总是抓住一切空隙，集结着来抢口粮。趁我不注意，一大群麻雀从竹林上空俯冲而下，齐刷刷落在晒席里，低头就一顿猛啄。我手忙脚乱地拿着响篙拍打着吼叫着冲过去，它们立即呼啦一声飞走了，可晒席里留下的一个个爪印明明白白告诉我，有不少粮食入了它们的胃。担心被爸妈发现挨骂，我只能拿起竹耙，把爪印耙平。可令人抓狂的是，那些麻雀仿佛成了精，总与我打游击战。刚从这边晒席赶走，瞅准空隙它们又停在另一边晒席里，我不得不抱着响篙跑来跑去，直跑得汗流浹背精疲力尽，一屁股坐在晒席里喘粗气。为了和麻雀斗智斗勇，哥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他用柏树杈和橡皮做了一把弹弓，人坐在阴凉处，摆上一堆小石子，每有麻雀下来便往橡皮上压一粒石子。左手持弹弓，右手拉弹弓，随着“啪”的一声响，麻雀惊得四散逃窜，他却连脚都不用动一下。打弹弓的时间多了，他竟然练就了一门手艺，常常有麻雀丧命石子，成了我们口中的解饯之物。一来二去，麻雀变聪明了，哥哥值守晒粮的时候，它们便远远地在树梢跳跃，不再下来偷食。无所事事的哥哥把弹弓对准树梢，可立即遭到妈妈的阻拦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它们不糟蹋粮食你就不许欠下命债。”哥哥便乖乖地当起“粮入仓，良弓藏”的好少年。

城市的天空少了鸟影，耳畔就少了鸟鸣，在小城上班的最初那几年，心里常常空落落的。慢慢地，小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鸟儿也越来越多，不时有冒失的斑鸠、白头翁、麻雀闯进家里，在玻璃窗上撞得晕头转向，我总是推开所有窗户，引导迷途的它们重返蓝天。

然而，鸟儿一旦多起来，矛盾也来了，这不，今年刚挂上窗台的香肠腊肉，由于一时疏忽，当天就惨遭麻雀蹂躏，下班后的满目疮痍让我心疼不已。如何既护住自己的年货又不伤害到鸟儿呢？我与老公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想出一个办法：给香肠腊肉盖上一层写过字的毛边纸，并系几条红绳在上面，然后在窗台上撒一些米粒，这样，即使麻雀闻香而来，既不会落空也不会破坏香肠腊肉。

此举甚好，我与麻雀的恩怨恩怨一笔勾销，就这样和谐共生。